

商南茶园分外香

徐玉虎

这是怎样的茶园呢?仿佛是一位神奇的仙子,让人意犹未尽,以至于回到家好多天,竟在梦中再次遇见。商南茶园啊,为何直叫人魂牵梦绕?

这是依秦岭而居,源丹江而兴,脚踏三省,鸡鸣一声听八县的商南茶园;这是历史悠远,底蕴深厚,汉高帝封邦,明末李闯王挥戈跃马,曾驻足的商南;这是留有明显商於古道文化印记,多少秦商、渭商曾在这里歇脚的商南;这是李先念、徐海东等革命前辈,曾在这里浴血奋战、撒播火种的商南。

这里在秦岭深处,被称为中国的天然氧吧。这里融秦风楚韵,集南北之灵秀。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风土人情,孕育了商南人开放包容、厚德诚信、创新实干的品质。这里又是中国西部最北端的茶区,被誉为“中国名茶之乡”。

我们去的那天是五月七日,这一天注定是个好日子。清晨,灿烂的阳光一扫商南几日的烟雨。天,湛蓝湛蓝,蓝得发亮,蓝得让人望眼欲醉。空气中氤氲着淡淡的雾气,甜润而轻柔,我们的心也随即朗润起来。根据采风行程安排,我们马上就要动身去茶区参观。

商南也即鹿城,因商山洛水而得名,位居秦岭南麓,耕地不多,而所有的山,几乎全都被密密匝匝的绿植覆盖,被誉为避暑胜地,是名副其实的康养之都。

大巴车沿着宽阔的公路行驶,两边的群山向后退去,好似一片偌大的绿纱帐在随风舞动,毓秀而灵动。雨后初晴,满目清新而鲜亮,耀眼而润泽的绿,氤氲着厚重的浓雾,神秘如人间仙境。

汽车下了公路,进入乡间小路,路说小

也不小,均是水泥铺装。 “茶树!”还没进山,有人倚窗叫喊道。这叫声,把我们这些秦岭以北的人,与茶树相遇的心情,演绎得活灵活现,既新鲜又惊奇。

“叶片怎么带点白色?”

“那是白茶。”陪同的同志笑着解释道。

这下,车厢里热闹起来了。有的说,他是第一次见到茶树。有的说,他见过绿的茶树,还是第一次见到白茶树。有的女士幻想起来,最好今天能和采茶女一起采茶……所有的话语都以茶为题。

汽车要进入茶区,盘山水泥路像条灰色的巨龙,蜿蜒在此起伏的山岭间,穿梭在丛山葱绿中。拐了多少弯,爬了多少坡,又下了多少坡,都没有在意。我们只看到纵横在山坡上的白茶树,新鲜得像列队的士兵,纯净得像处子的眼睛,这儿一片,那儿一片,密布在绿植掩映的沟沟坡坡。

不大一会,汽车爬上了山顶。迎接我们的是商南县“春语茶业合作社”的领导。几句寒暄过后,工作人员就把大家领到一座古朴典雅的两层楼台。拾级而上,登斯楼也,移步观景观长廊,凭栏而望;远处,翠山起伏,雾霭渺渺,如诗如画,宛若人间仙境;近处,一片片白茶树,宛如一颗颗星星坠落在绿丛中,夺目而耀眼。

这时,身着汉服的纤纤女子,款款奉上一杯黄绿清亮的白茶。此刻,品一口香醇,点一根烟,把茶临风,便有“白茶清欢无别事,我在等风也等你”的浪漫,便生“煮好岁月待故人”的幽思,还有“清香悠悠自牡丹,闻香品茗如八仙”的超然,更有“老白茶中生叶味,神韵髓髓陶亦然”的通透。

移步一楼,穿过茶秀,走出门,有一长

廊摆放着带有现代风味的桌凳。人们边享受着暖阳和风的沐浴,品着香茗,边听合作社领导介绍基地的创建与近年发展情况。他说,“春语茶业合作社”成立于2011年,是一家采用现代化技术种植,使用机械化管理、收购和销售产品,为社员提供包装和技术服务的“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”,现有社员680人,其中残疾人及家属96人,2019年,被评为“陕西省农村扶贫示范社”。

说到这里,这位敦厚实干的合作社领导,给我们分享了乡村振兴的一些成功做法,最吸引大家的,是几个扶贫助残的动人故事。

试马镇郭家垣村的海王云,50多岁,家里现有7口人。丈夫的哥哥自幼患上了小儿麻痹,右腿残疾,行走不便,且不能说话。王海云为了改变家庭的贫穷面貌,10年前在村里开了一间磨坊,不幸的是在一次操作机器时,因操作不当,磨盘机齿将右胳膊挫成粉碎性骨折,属二级残疾。一场突如其来,灾难使原本清苦的日子更加艰难,看病几乎耗尽了家中所有积蓄,王海云也因此关停了磨坊。最初那段日子,身体的痛苦、精神的压力,使她产生了天塌下来的绝望和悲痛。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,拖着不便的身体,又无法再下地种地,怎么办呢?王海云陷入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中。

2013年,合作社知道后,多次派人到王海云家做工作,让她到茶园基地上班。王海云因身体状况,心怀抱虑,都婉言拒绝了。合作社领导知道后,便多次登门做说服工作,王海云最后答应先到茶园基地试试。在培训师傅的精心指导下,王海云付

出比健全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,掌握了炒茶的基本操作和技能技巧,在加工车间干起了炒茶工作,主要负责茶叶的杀青。由于她技术过硬,又勤劳肯干,在茶园基地春季一个半月就能挣6000多元。同时,根据合作社的政策,她把自家的土地流转给茶园,每年租金可领2000多元。尝到了甜头,王海云又让儿媳在加工厂炒茶,每年一个半月能挣5000多元。丈夫的哥哥每年也安排在茶园干活,可挣3000多元,她的家庭每年在合作社领到的工资就有2万元左右。

生活质量的逐渐好转,王海云饮水思源,没有忘记回报社会。多年来,王海云先后带领十余名残疾人在茶园干活,让他们也走上了自强自立的人生道路。

大家被合作社创新务实、一心为贫困和残疾人服务的精神深深感动。

这时,日上中天,白云生处的群山,隐去了面纱,变得清晰朗润起来。站在长廊,放眼望去;绿山新雨后,那一棵棵茶树,喝饱了水,攒足了劲,正在努力向上生长着。那一条条渗透的带子,像一条条长蛇,调皮地蜿蜒在茶树行间,像是在快乐嬉戏。茶树的生长,离不开阳光、肥料和水分,这些“长蛇”,就解决了山坡茶树的施肥和浇水难题。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现代农业的魅力。

汽车载着我们下山,山路蜿蜒盘旋,峰回路转,景随路移。路上,我在思考:“春语茶业合作社”只是全国扶贫助残和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,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,虽然历尽风雨,但它毕竟结合当地实际,走出了一条适宜于自己发展的新路子。此时,打开车窗,我分明嗅出了茶区特有的芳香,沁人心脾,令人沉醉,历久弥香。

山明水秀话下梁

徐祯霞

下梁是一个地名,它是我以前的故乡,是我现在朝夕可见的家乡。

再次回到故乡,我是以一个出嫁女的身份回来的。老家移民搬迁,为出嫁的女儿们建了一幢房子,这让我终于觉得自己不再是泼出去的水,有了一种心灵上的皈依和温暖,素来喜欢田园生活的我,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归。我买下了一楼中间的一套框架结构的房子,将它办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馆。

回归故乡的我,在闲时与周末,仍喜欢四处走走,觅旧日的踪迹,赏绽放的新颜。新与旧,在我眼里,它们都是故乡孕育出来的孩子,是这片土地上珍贵而亲热的风景。

故乡变了,真是变了,变化太多太大。以前去学校的泥路,变成了水泥柏油路,而且在边上还加修了木头的步行长廊,既安全又雅致,走在上面,是消遣,也像逛公园。村民的房子也全都从以前的土坯房变成了两到三层的小洋楼,每一条路上都有太阳能路灯,夜间不再黑暗,上完晚自习的学生在灯光的照亮下,能够平安踏实地回家。

老县城拓展,下梁凭借着天然的自然优势,成了新城。街区重新规划,道路加宽,四辆车并行。房子重新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边,自信满满,极具仪式感,像两列穿戴整齐的仪仗队。柞水县中学整体搬迁到了下梁,自此县中、职中、下梁中学、交通小学四所学校呈十字排列,教育的集中规划,学校的集中办学,让下梁新城成了妥妥的学区城。有了人流量,自然就带动了消费,超市和宾馆应运而生,各类商场、商店、餐饮店也都如雨后天春笋般,迅速地生长出来。尤其是卖水果的,那叫一个壮观,整整形成了一条街市,它们一溜儿排开长达五十米,父母在孩子身上是最舍不得的,处在长身体的阶段,父母唯恐孩子亏了营养,给他们补充肉类、蛋白质,更有维生素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每一个父母对孩子的爱,都是无比伟大的,比山高比海深。

柞水溶洞是下梁最赢人的风景。它开发早,名气大,在西北地质结构的溶洞中算是行业翘楚,每日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游玩。古道岭的开发,又增加了溶洞的人文含量,一条古道找道,让人生出多少回味与遐想,它让历史回溯,它让青山动人,那一路的车马行人穿过历史烟雨,兴了多少事,又衰了多少事。时光总在不停地轮回与更替,一个朝代灭亡,一个朝代崛起,新的总会代替旧的,进步的总会淹没落后的,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。古道岭的高空游玩项目,更是吸引着远近的年轻人一试身手,他们游荡在山峰与山峰之间,头上是蓝蓝的青天,脚下是碧波荡漾的河水。此刻,只静静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好,李白有诗云:“危楼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。”,似乎用在此处,是贴切的。

当然,说到下梁,绕不开的是木耳。木耳小镇是木人来柞水绕不过的一个去处,它也是柞水的第一个人工木耳基地,柞水的木耳科研、木耳种植、木耳销售与观光,以及木耳农副产品的研发,都是自这个地方开始的。

与木耳小镇相峙而立的,是财神庙街。这在古代,是下梁镇最火的一条街,这里有热闹的街市,有频繁的商贸交易。在古代,财神家都供奉,认为供了财神,家里就会招财进宝,日子兴旺,人们对财神不仅敬畏,而且带着一种心理上的膜拜,毕竟人做道遥客,还要食人间烟火,柴米油盐酱醋茶,仍是生活不可缺少的。现在的财神庙虽然没落,但它的遗址仍然存留,是旧时光的留痕,也是人们追古溯源的见证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。

在往老庵寺去的路上,有一个大石碑,有两米多高,据说是唐武则天时期留下的,碑上的字已经模糊,但其体形之大,仍让人仰视。这座巨大的石碑现已被当作古文化遗迹被保护,用玻璃做的外罩罩了起来,游客只能隔着玻璃观赏了。在石碑周围,又开辟了一片休闲园地,昔日的农耕文化浓缩于此,一如时光的剪影。

老庵寺水库是下梁最远的一个景点。这是一个天然水库,面积大,水源旺盛,天然而成,它是自什么时候就有的?据老人们说,在他们生命的长河中,它就一直存在着,常常有远远近近的人来玩、来踏青、来钓鱼,尤其以春夏两季。舅舅是金盆村的,离老庵寺很近,来舅舅家,他们常常说到老庵寺水库,无事时,表哥表姐常常带我们去,在表哥表姐眼里,那是他们最值得炫耀的地方。我们围着水库来回地转圈,扔石子,打水漂,甚至和表姐在水边说着我们少女时代的悄悄话,因此,对那一潭旺盛的水源总是印象深刻。现在水库已经被有识之士开发,水库上建起了木头的步廊与长廊,人走在精致的步廊和廊桥上,置身于湖光山色的水泊中,自然感觉不一样。水库周围还开发了一些休闲民宿,闲日的午后,在这里置一杆钓竿,静静地坐于湖畔,悠然地等鱼儿上钩,大有姜公之趣。不小时,有人递来几串烧烤,那是姜子牙也求不来的人间滋味,山明伴着水秀,应此时最好。

下梁,还是我儿时的下梁,又已不再是我儿时的下梁。它欣欣向荣,朝气蓬勃,蒸蒸日上,既有青山绵延,又有碧水流长,总予人向往和期待。

商洛山

(总第2512期)
刊头摄影 李艳

金秋桂花香

贾章明

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的陶醉里,期盼留住满腔的芳香,向阳而生,为香而暖。

抬起头,仔细打量枝头缀满金黄或紫红的桂花,像一把把巨伞,亭亭荫盖,遮风避雨。它保持本色,常年枝繁叶茂,碧绿泛光,初心不变。无论独居院落,还是密植公园,甚或街市两旁,有它身影的地方,寓意着吉祥安康,让人有一种特别亲和的感觉,使人心情惬意舒畅。

金霞十里香,独立再枝生繁叶,晨露含娇态,蕊花更雅目。桂花拥叶开,密密匝匝,花繁色丽,浅红浅黄,花瓣如米粟,团团簇簇,如同繁星万点,绽放灿烂,奇丽缤纷,吻风垂挂,芳香四溢,沁人心脾。想起宋代吕声之的《咏桂花》:“独占三秋压众芳,何如橘绿与橙黄。自从分下月中种,果若飘来天外来香,想来,桂花确实有“清可绝尘,浓能远溢”美誉了。

我从小最喜欢观赏月亮,听妈妈讲一些玉兔捣药、吴刚伐桂、嫦娥奔月的神话

传说,遥望天际玉盘,生出许多神思妙想。稍懂事时,想把月亮故事探个究竟,就找书籍连环画。直到上大学时,在图书馆才知道了完整的故事:吴刚心恋嫦娥,被罚在广寒宫外砍伐桂花树,每砍一斧,都会震落些桂花,日日如此,这些花撒遍天涯海角,撒到人间变成了丹桂、金桂、银桂、四季桂玲珑剔透的模样。后来经历一些与桂花有缘的生活乐趣,便知道,桂花不仅供人观赏、嗅闻,还可茶饮,制成营养丰富的美食。因出身高贵,香气浓郁,备受人们喜爱,公园、花坛上、舍院内、阳台上便有了“贵客临门”,在万花纷谢的秋季,桂花赐予满园芬芳,带来一抹灵动的气韵,熏染了寂寥的时光。

桂花的外表极为普通,花儿细短茎俏,树身粗糙,枝皮皱皱,甚至矮小纤弱,与参天大树相比略显逊色,与倾国倾城的牡丹相比,算不得妖娆,但它娴静低调,有不屈的风姿,算无国色,却有天香,贵贱可居。李清照的《鹧鸪天》中说:“暗淡轻黄色性

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……”恰到好处地为桂花加冕。在树下逡巡良久,馥郁的香气叠加起来,衣袖添味,满身醺醉。

秋日里,桂花占尽秋色,书房窗台置一盆景——桂花,推窗迎香,幽幽的书香与淡淡的花香相应和,是一种高洁而极致的享受。我心里始终有一处花香馥郁的去处,那是安于桂花树下,相约三五知己,饮桂花蜜,佐桂花酒,赏桂花糕,诵桂花词,风吹桂花林——人与桂,香与韵,两清绝。

青翠的绣屏公园,飘香桂花园,萧疏的凉亭,静谧的广场,曲径通幽的步行道,葳蕤草木的花坛,我想人生最美就在眼前,也在我的笔下铺展。揉破黄金万点轻,剪成碧玉叶层层,布满诗情画意的神秘,多彩多姿的容颜,秋天如果少了桂花和花香,就残缺了许多季节该有的韵味和完美。明月高悬,丹桂飘香,绣屏山庄桂花园甘香黏稠,唏嘘回到青春年少。孤芳自赏中,天地揽我入怀,醉倒在花香中!